通鑑紀事本末

南宋刊本

中央研究院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二十

廢帝之亂

宋武帝大明二年　初上在江州山陰戴灋興戴明寶蔡閑爲典籤及即位皆以爲南臺侍御史兼中書通事舍人是歲三典籤並以初舉兵預密謀賜爵縣男閑已卒追賜之時上親覽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無所委寄灋興頗知古今素見親侍魯郡巢尚之人士之末涉獵文史爲上所知亦以爲中書通事舍人凡選授遷徙誅賞大處分上皆與灋興尚之參懷內外雜事多委明寶三人權重當時而灋興明寶大納貨賄凡所薦達言

原件短缺

無不行天下輻湊門外成市家產並累千金
八年夏閏五月庚申上殂於王燭殿是日太子即
皇帝位廢帝年十六大赦吏部尚書蔡興宗親奉
璽綬太子受之傲惰無戚容興宗出告人曰昔魯
昭不哀叔孫知其不終家國之禍其在此乎　秋
七月乙卯罷南北二馳道及孝建以來所改制度
還依元嘉尚書蔡興宗於都座慨然謂顏師伯曰
先帝雖非盛德之主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典
所貴今殯宮甫撤山陵未遠而凡諸制度興造不
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識
當以此窺人師伯不從太宰義恭素畏戴灋興巢
有數百內外士庶莫不畏服灋興是孝武左右久
在宮闈今與它人作一家深恐此坐席非復官有
帝遂發詔免灋興官遣還田里仍徙遠郡八月辛
酉賜灋興死觧巢尚之舍人負外散騎侍郎東海
奚顯度亦有寵於世祖常典作役課督苛虐播朴
慘毒人皆苦之帝常戲曰顯度爲百姓患比當除
之左右因唱諾即宣旨殺之尚書右僕射領衛尉
卿丹楊尹顏師伯居權日久海內輻湊驕奢淫恣
爲衣冠所疾帝欲親朝政庚午以師伯爲尚書左
僕射觧卿尹以吏部尚書王彧爲右僕射分其權
任師伯始懼初世祖多猜忌王公大臣重足屏息

莫敢妄相過從世祖殂太宰義恭等皆相賀曰今日始免橫死矣甫過山陵義恭與柳元景顏師伯等聲樂酣飲不捨晝夜帝內不能平既殺戴灋興諸大臣無不震慴各不自安於是元景師伯密謀廢帝立義恭日夜聚謀而持疑不能決元景以其謀告沈慶之慶之與義恭素不厚又師伯常專斷朝事不與慶之參懷謂令史曰沈公爪牙耳安得豫政事慶之恨之乃發其事癸酉帝自帥羽林兵討義恭殺之并其四子斷絕義恭支體分裂腸胃挑取眼睛以蜜漬之謂之兎目粽別遣使者稱詔召柳元景以兵隨之左右奔告兵刃非常景元知禍至入辭其母整朝服乘車應召弟車騎司馬叔仁戎服帥左右壯士欲拒命元景苦禁之既出巷軍士大至元景下車受戮容色恬然并其八子六弟及諸姪獲顏師伯於道殺之并其六子又殺廷尉劉德願改元景和文武進位二等遣使誅湘州刺史江夏世子伯禽自是公卿以下皆被捶曳如奴隸矣初帝在東宮多過失世祖欲廢之而立新安王子鸞侍中袁顗盛稱太子好學有日新之美世祖乃止帝由是德之既誅羣公欲引進顗任以朝政遷爲吏部尚書與尚書左丞徐爰皆以誅義恭等功賜爵縣子徐爰便僻善事人頗涉書傳自

元嘉初入侍左右豫參顧問既長於附會又飾以典文故爲太祖所仕遇大明之世委寄尤重時殿省舊人多見誅逐唯爰巧於將迎始終無迕廢帝待之益厚羣臣莫及帝每出常與沈慶之及山陰公主同輦爰亦預焉山陰公主帝姊也適駙馬都尉何戢戢偃之子也公主尤淫恣嘗謂帝曰妾與陛下男女雖殊俱託體先帝陛下六宮萬數而妾唯駙馬一人事太不均帝乃爲公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進爵會稽郡長公主秩同郡王吏部郎褚淵貌美公主就帝請以自侍帝許之淵侍公主十日備見逼迫以死自誓乃得免淵湛之之子也帝

令太廟別畫祖考之像帝入廟指高祖像曰渠大英雄生擒數天子指太祖像曰渠亦不惡但末年不免兒斫去頭指世祖像曰渠大鼻如何不鼾立召畫工令鼾之　新安王子鸞有寵於世祖帝疾之九月辛丑遣使賜子鸞死又殺其母弟南海王子師及其母妹發殷貴妃墓又欲掘景寧陵太史以爲不利於帝乃止　廢帝自即位以來未嘗戒嚴因民訛言義陽王昶反而討之昶弟魏事見元嘉齊　史部尚書袁顗始爲帝所寵任俄而失指待遇頓衰使有司糾奏其罪白衣領職顗懼詭辭求出甲寅以顗爲督雍梁等四州諸軍事雍州刺史

顗舅蔡興宗謂之曰襄陽是惡何可往顗曰白刃交前不被流矢今者之行唯願生出虎口耳且天道遼遠何必皆驗是時臨海王子項爲都督荆湘等八州諸軍事荆州刺史朝廷以興宗爲子項長史南郡太守行府州事興宗辭不行顗說興宗曰朝廷形勢人所共見在內大臣朝不保夕舅今出居峽西爲八州行事顗在襄沔地廣兵彊主上猜忌咫尺水陸流通若朝廷有事可以其立相文之功豈比愛制凶狂臨不測之禍乎今羈旅天涯去後復求出豈可得邪興宗曰吾素門寒族主上甚疎未容有患吾公內難

得弭外釁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中免禍各行其志不亦善乎顗於是狼狽上路猶慮見追行至尋陽喜曰今始免矣鄧琬爲晉安王子勛鎮軍長史尋陽內史行江州事顗與之款狎過常每清閑必盡日窮夜顗與琬人地本殊見者知其有異志矣尋復以興宗爲吏部尚書　帝舅東陽太守王藻尚世祖女臨川長公主公主妬譖藻於帝冬十月己卯藻下獄死會稽太守孔靈符所至有政績以忤犯近臣譖之帝遣使鞭殺靈符并誅其二子寧朔將軍何邁璃之子也尚帝姑新蔡長公主帝納公主於後宮謂之謝貴嬪詐言公

主甍殺宮婢送邁第殯葬行喪禮庚辰拜貴嬪爲
夫人加鸞輅龍旂出警入蹕邁素豪俠多養死士
謀因帝出遊廢之立晉安王子勛事泄十一月壬
辰帝自將兵誅邁初沈慶之既發顏柳之謀遂與
昵於帝數盡言規諫帝浸不悅慶之懼禍杜門不
接賓客嘗遣左右范羨至吏部尚書蔡興宗所興
宗使羨謂慶之曰公閉門絕客以避悠悠請託者
耳如興宗非有求於公者也何爲見拒慶之使羨
邀興宗興宗往見慶之因說之曰主上比者所行
人倫道盡率德改行無可復望今所忌憚唯在於
公百姓喁喁所瞻賴者亦在公一人而已公威名
素著天下所服公[illegible]誰不嚮應公如猶豫不斷欲坐觀成敗豈惟曰暮及
禍四海重責將有所歸僕蒙眷異常故敢盡[illegible]願
公詳思其計慶之曰僕誠知今日憂危不復自保
盡忠奉國始終以之當委任天命耳加老退私
兵力頓闕雖欲爲之事亦無成興宗曰當今懷
詠思奮者非欲邀功賞富貴正求脫朝夕之死耳
殿中將帥唯聽外間消息若一人唱首則俯仰可
定況公統戎累朝舊日部曲布在宮省受恩者多
沈攸之輩皆公家子弟耳何患不從且公門徒義
附並三吳勇士殿中將軍陸攸之公之鄉人今入

東討賊大有鎧仗在青溪未發公取其器仗以配衣麾下使陸倕之帥以前驅僕在尚書中自當帥百僚案前世故事更簡賢明以奉社稷天下之事立定矣又朝廷諸所施爲民間傳言公惡豫之公今不決當[illegible]先公起事者公亦不免附從之禍聞車駕屢出[illegible]第酣醉淹留又聞舜左右獨入閤內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慶之曰感君至言然世大事非僕所能行事至固當抱忠以沒耳言[illegible]史沈文秀慶之弟子也將之鎮帥部曲出屯白下亦說慶之曰王[illegible]在暴如此禍亂交乂而一門受其任萬物[illegible]與之同心且若人愛憎無常猜忍特甚不測反掌機會難值不可失也再三言之至於流涕慶之終不從文秀遂行及帝誅何遵昌慶之必當入諫先閉書漢諸橋以絕之慶之聞之果往不得進而還帝乃使慶之從父兄子直閤將軍攸之[illegible]慶之樂慶之不肯飲攸之以被揜殺之時年八十慶之子侍中文叔欲二兵恐如太宰義恭被支解謂其弟中書郎文季曰我能死爾能報遂飲慶之之藥而死弟祕書郎昭明亦自經死文季揮刀馳馬而去追者不敢逼遂得免帝許言慶之病薨贈侍中太尉謚曰忠武公葬禮甚厚領軍將軍王玄謨數

流涕諫帝帝以刑殺過差帝大怒玄謨宿將有威名
道路訛言玄謨已見誅蔡興宗嘗爲東陽太守玄
謨典籤匄灋榮家在東陽玄謨使灋榮至興宗所
興宗謂灋榮曰領軍殊當憂懼灋榮曰領軍比日
殆不復食夜亦不眠恒言收已在門不保俄頃興
宗曰領軍憂懼當爲方略那得坐待禍至因使灋
榮勸玄謨舉事玄謨使灋榮謝曰此亦未易可行
期當不泄君言右衛將軍劉道隆爲帝所寵任專
典禁兵興宗嘗與之俱從帝夜出道隆過興宗車
後興宗曰[illegible]此日思一[illegible]闕宜爲道隆解其意稍興
宗手曰蔡[illegible]帝畏忌諸父恐其在外爲

患皆聚[illegible]康拘於殿內毆捶陵曳無復人理[illegible]
東王或[illegible]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皆肥壯帝爲[illegible]
籠盛而[illegible]之以或尤肥謂之豬王謂休仁爲殺[illegible]
休祐爲[illegible]王以三王年長尤惡之常錄以自隨[illegible]
離左右[illegible]海王禕性凡劣謂之驢王桂陽王休範
巴陵王[illegible]若年尚少故並得從容嘗以木槽盛飯
并雜食[illegible]覆之掘地爲阬實以泥水裸或內阬中使
以口就地[illegible]食之用爲歡笑前後欲殺三王以十數
休仁多[illegible]音數每以談笑佞諛說之故得推遷少府
劉曚妾孕臨月帝迎入後宮俟其生男欲立爲太
子或嘗[illegible]旨帝裸之縛其手足貫之以杖使人檐

付太官曰今日屠豬休仁笑曰豬未應死帝問其
故休仁曰待皇太子生殺豬取其肝肺帝怒乃解
曰且付廷尉一宿釋之丁未曚妾生子名曰皇子
爲之大赦賜爲父後者爵一級帝又以太祖世祖
在兄弟數皆第三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亦第三
故惡之因何邁之謀遣左右朱景雲送藥賜子勛
死景雲至湓口停不進子勛典籤謝道邁主帥潘
欣之侍書褚靈嗣聞之馳以告長史鄧琬泣涕請
計琬曰身南土寒士蒙先帝殊恩以愛子見託豈
得惜門戶百口期當以死報效幼主昏暴社稷危
殆雖曰天子事猶獨夫今便指師文武直造京邑
與羣公卿士廢昏立明耳戊申琬稱子勛教令所
部戒嚴子勛戎服出聽事集僚佐使潘欣之口宣
旨諭之四座未對錄事參軍陶亮首請效死前驅
衆皆奉旨乃以亮爲諮議參軍領中兵摠統軍事
功曹張沈爲諮議參軍統作舟艦南陽太守沈懷
寶岷山太守薛常寶彭澤令陳紹宗等並爲將帥
初帝使荊州錄送前軍長史荊州行事張悅至湓
口琬稱子勛命釋其桎梏迎以所乘車以爲司馬
悅暢之弟也琬悅二人共掌內外衆事遣將軍俞
伯奇帥二百人斷大雷禁絕商旅及公私使命遣
使上諸郡民丁收斂器械旬日之內得甲士五千

人出頓大雷於兩岸築壘又以巴東建平二郡太守孫沖之爲諮議參軍領中兵與陶亮並統前軍移檄遠近　戊午帝召諸妃主列於前彊左右使辱之南平王鑠妃江氏不從帝怒殺妃三子南平王敬猷廬陵王敬先安南侯敬淵鞭江妃一百先是民間訛言湘中出天子帝將南巡荆湘二州以厭之明日殺先誅湘東王彧然後發初帝既殺諸公恐羣下謀已以直閤將軍宗越譚金童太一[illegible]攸之等有勇力引爲爪牙賞賜美人金帛充牣其家越等[illegible]在殿省衆所畏服皆爲帝盡力帝恃之益無所[illegible]爲不道中外騷然左右宿衛之士皆有異志而畏越等不敢發時三王久幽不知所爲湘東王彧主衣會稽院佃夫內監吳興王道隆學官令臨淮李道兒與直閤將軍柳光世及帝左右瑯邪淳于文祖等陰謀弒帝帝以立后故假諸王闌人彧左右錢藍生亦在中彧密使候帝動止先是帝遊華林園竹林堂使宮人倮相逐一人不從命斬之夜夢在竹林堂有女子罵曰帝悖虐不道明年不及熟矣帝於宮中求得一人似所夢者斬之又夢所殺者罵曰我已訴上帝矣於是巫覡言竹林堂有鬼是日晡時帝出華林園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佑會稽公主並從湘東王彧獨在祕

書省不被召益憂懼帝素惡主衣吳興壽寂之見
輒切齒阮佃夫以其謀告寂之及外監典事東陽
朱幼細鎧王南彭城姜產之細鎧將晉陵王敬則
中書舍人戴明寶寂之等聞之皆響應幼豫約勒
內外使錢藍生密報休仁休祐時帝欲南巡腹心
宗越等並聽出外裝束唯隊主樊僧整防華林閤
柳光世與僧整鄉人固密邀之僧整即受命凡同
謀十餘人阮佃夫慮力少不濟更欲招合壽寂之
曰謀廣或泄不煩多人其夕帝悉屏侍衛與羣巫
及絲女數百人射鬼於竹林堂事畢將奏樂壽寂
之抽刀前入姜產之次之淳于大祖等皆隨其後

休仁聞行聲甚疾謂休祐曰事作矣相隨奔景陽
山帝見寂之至引弓射之不中絲女皆迸走帝亦
走大呼寂寂者三寂之追而弑之宣令宿衛曰湘
東主受太皇太后令除狂主今已平定殿省惶惑
未知所為休仁就祕書省見湘東王即稱臣引升
西堂登御座召見諸大臣于時事起倉卒王失履
跣至西堂猶著烏帽坐定休仁呼主衣以白帽代
之令備羽儀雖未即位凡事悉稱令書施行宣太
皇太后令數廢帝罪惡命湘東王纂承皇極及明
宗越等始入湘東王撫接甚厚廢帝母弟司徒楊
州刺史豫章王子尚頑悖有兄風已未湘東王以

太皇太后令賜子尚及會稽公主死建安王休仁等始得出居外舍釋謝莊之囚廢帝猶橫尸太醫閤口蔡興宗謂尚書右僕射王彧曰此雖凶悖要是天下之主宜使喪禮粗足若直如此四海必將乘人乃葬之秣陵縣南初湘東王母沈婕妤蚤卒路太后養之王事太后甚謹太后愛王亦篤王既弒廢帝欲慰太后心下令以太后弟子休之為黃門侍郎茂之為中書侍郎論功行賞壽寂之等十四人皆封縣侯縣子十二月庚申朔以東海王禕為中書監太尉進鎮軍將軍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癸亥以建安王休為司徒尚書令郢州刺史以山陽王休祐為荊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為南徐州刺史丙寅湘東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其廢帝時苛制謬令並皆刪削庚午以右衛將軍劉道隆為中護軍道隆壓於廢帝嘗無禮於主安太妃至是建安王休仁求解職明帝乃賜道隆死宗越譚金童太一等雖為上所撫接內不自安上亦不欲使居中從容謂之曰卿等遭罹暴朝勤勞日久應得自養之地兵馬大郡隨卿等所擇越等素已自疑聞之皆相顧失色因謀作亂以告沈攸之攸之以聞上收越等下獄死攸之復入直閤　壬申以尚書右僕射王景

文爲尚書僕射景文即或也避上名以字行　初
豫州刺史山陽王休祐入朝以長史南梁郡太守
陳郡殷琰行府州事及休祐徙荆州即以琰爲督
豫司二州諸軍事豫州刺史　江州佐吏得上所
下令書皆喜共造鄧琬曰暴亂既除殿下又開黃
閤實爲公私大慶琬以晉安王子勛次弟居三又
以尋陽起事與世祖同符謂事必有成取令書投
地曰殿下當開端門黃閤是吾徒事耳衆皆駭愕
琬更與陶亮等繕治器甲徵兵四方袁顗既至襄
陽即與諮議參軍劉胡繕修兵械簡集士卒詐稱
被太皇太后令使其起兵即建牙馳檄奉表勛

勛即尖位辛巳更以山陽王休祐爲江州刺史
州刺史臨海王子頊即留本州先是廢帝以邪
王子元爲湘州刺史中兵參軍沈仲玉爲道路
事至鵲頭聞尋陽兵起不敢進琬遣數百人劫迎
之令子勛建牙於桑尾傳檄建康稱孤志遵前典
黜幽陟明又謂上矯害明茂篡竊天寶干我昭穆
寡我兄弟藐孤同氣猶有十三聖靈何辜而當之
鄉餐郢州刺史安陸王子綏承子勛初檄欲攻廢帝
聞廢帝已隕即解甲下標既而聞江雍猶治兵郢
府行事荀卞之大懼即遣諮議領中兵參軍鄭景
玄帥軍馳下并送軍糧荆州行事孔道存奉刺史

臨海王子項會稽將佐奉太守尋陽王子房爲撫
軍以應子勛
二年春正月癸巳徵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爲撫
軍將軍以巴陵王休若代之甲午中外戒嚴以司
徒建安王休仁都督征討諸軍事車騎將軍江州
刺史王玄謨副之休仁軍於南州以沈攸之爲尋
陽太守將兵屯虎檻時玄謨未發前鋒凡十軍絡
繹繼至每夜各立姓號不相稟受攸之謂諸將曰
今衆軍姓號不同若有耕夫漁父夜相呵叱便致
駭亂取敗之道也請就一軍一取號衆咸從之　鄧
琬稱說符瑞詐稱受路太后璽書帥將佐上尊號
於晉安王子勛乙未子勛即皇帝立於尋陽改元
義嘉以安陸王子綏爲司徒楊州刺史尋陽王子
房臨海王子項並加開府儀同三司以鄧琬爲尚
書右僕射張悅爲吏部尚書袁顗加尚書左僕射
自餘將佐及諸州郡除官進爵號各有差　丙申
以征虜司馬申令孫爲徐州刺史令孫坦之子也
置司州於義陽以義陽內史龐孟虬爲司州刺史
徐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刺史清河崔道固皆舉兵
應尋陽上徵兵於青州刺史沈文秀文秀遣其將
平原劉亡彌之等將兵赴建康會薛安都遣使邀文
秀乃文秀又更令彌之等應安都濟陰太守申闡據睢

陵應建康安都遣其從子直閤將軍索兒太原太守清河傅靈越等攻之闡令孫之弟也安都壻裴祖隆守下邳劉彌之至下邳更以所領應建康襲擊祖隆祖隆兵敗與征北參軍垣崇祖舞彭城崇祖護之之從子也彌之族人北海太守懷恭從子善明比舉兵以應彌之薛索兒聞之釋睢陵引兵擊彌之彌之戰敗走保北海申令孫進據淮陽諸降於步兒龐孟虬亦不受命舉兵應尋陽帝召尋陽王長史行會稽郡事孔顗爲太子詹事以平西司馬庾業代之又遣都水使者孔璪入東慰勞璪說覬以應應弱不如擁五郡以應袁邵覬遂發兵馳檄奉尋陽晉安郡太守顧琛吳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袁標皆據郡應之上又以庾業代延熙爲義興業至長塘湖即與延熙合益州刺史蕭惠開聞晉安王子勛舉兵集將佐謂之曰湘東太祖之昭晉安世祖之穆其於當壁並無不可但景和雖昏本是世祖之嗣不忘社稷其次猶多吾荷世祖之眷當推奉九江乃追巴郡太守費欣壽將五千人東下於是湘州行事何慧文廣州刺史袁曇遠梁州刺史柳元怙山陽太守程天祚皆附於子勛元怙元景之從兄也是歲四方貢計皆歸尋陽朝廷所保唯丹楊淮南等數郡

其間諸縣或應子勛東兵已至永世宮省厄懼上
集羣臣以謀成敗蔡興宗曰今普天同叛人有異
志宜鎮之以靜至信待人叛者親戚布在吾省若
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物情
既定人有戰心六軍精勇器甲犀利以待小習之
兵其勢相萬且願陛下勿憂上善之　建武司馬
蔡興宗說豫州刺史殷琰使應尋陽琰以家在建康
未許右衛將軍柳光世自省內出犇彭城過壽陽
言建康必不能守琰信之且素無部曲為大家前
右軍參軍杜叔寶等所制不得已而從之　琰以叔
寶為長史內外軍事皆叔寶尋之　興宗曰

諸處未
不興宗曰
之與順臣無以辨今商旅斷絕米甚
豐賤四方雲合而人情更安以此上之清湯可必
但臣之所
愛更在事後猶羊公言既平之後方當
勞聖慮耳　上曰誠如卿言上知琰附尋陽非本意
乃更厚撫其家以招之　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周
矜起兵於　懸瓠以應建康袁顗談於司馬汝南常
珍奇執矜斬之以珍奇代為太守　上使冗從僕
射垣榮祖還徐州說薛安都安都曰今京都無百
里地不論攻圍取勝自可拍手笑殺且我不欲負
孝武榮祖曰孝武之行足致餘殃今雖天下雷同

正是速死無能爲也安都不從因留榮祖使爲榮祖榮祖之從父兄也　兖州刺史殷孝祖之
司法參軍穎川葛僧韶請徵孝祖入朝上遣之時
薛索兒也據津逕僧韶間行得至說孝祖曰景宗
凶狂開闢未有朝野危極假命漏刻主上夷凶翦
暴更造天地國亂朝危宜立長君而羣迷相煽構
造無端貪利幼弱競懷希望使天道助逆羣凶事
申則主幼時艱權柄不一兵難互起豈有自容之
地舅少有立功之志若能控濟義勇還奉朝廷非
惟臣主靜亂乃可以垂名竹帛孝祖具問朝廷消
息僧韶隨方訓譬并陳兵甲精盛主上欲委以驅
驅之任孝祖　曰委妻子於瑕丘帥文武二千人
隨僧韶還建康時四方皆附尋陽朝廷唯保丹楊
一郡而永世令孔景宣復叛義興兵垂至延陵內
外憂危咸欲奔散孝祖忽至衆力不少並倉楚壯
士人情大安甲辰進孝祖號撫軍將軍假節督前
鋒諸軍事還向虎檻寵賚甚厚初上遣東平畢命來
敬詣兖州募人至彭城薛安都以利害說之矯上
命以衆敬行兖州事衆敬從之殷孝祖使司馬翟
文石守瑕丘衆敬引兵擊殺之安都素與孝祖有
隙使衆敬殺孝祖諸子州境皆附之唯東平太守
申纂據無鹽不從纂鍾之曾孫也　丙午上親總

兵出頓中堂至辛亥以山陽王休祐爲豫州刺史督輔國將軍彭城劉勔寧朔將軍廣陵呂安國等諸軍西討殷琰巴陵王休若督建威將軍吳興沈懷明尚書張永輔國將軍蕭道成等諸軍東討孔覬時將士多出不方人父兄子弟皆已附覬上因送軍普加宣示曰朕方務德簡刑使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助順同逆者一以所從爲斷卿等當深達此懷勿以親戚爲慮也衆於是大悅凡叛者親黨在建康者皆使召拓職如故　孔覬遣其將孫曇瓘等軍於晉陵九里　主部陳甚盛沈懷明至牛牸所劉寶弱乃築壘自固　張永主曲阿未知懷明安否自將警擾永退還延陵就巴陵王休若諸將帥咸勸休若退保破岡其曰大寒風雪甚猛塘埭決壞衆無固心休若宣令敢有言退者斬衆小定乃築壘息甲尋得懷明書賊定未進軍主劉亮又至兵力轉盛人情乃安亮懷慎之從孫也殿中御史吳喜以至書事世祖稍遷至河東太守至是請得精兵三百致死於東上假喜建武將軍簡羽林勇士配之議者以喜力筆主者未嘗爲將不可遣中書舍人袁粲尚之曰喜昔隨沈慶之屢經軍旅性既勇決又習戰陳若能任之必有成績諸人紛紜皆是不別才耳乃遣之喜先時數奉使東吳性寬厚所至人並

懷之百姓聞吳河東來皆望風降散故喜所至克捷永世人徐崇之攻孔景宣斬之喜板崇之領縣事喜至國山遇東軍進擊大破之自國山進屯吳城劉延熙遣其將楊玄等拒戰喜兵力甚弱玄等衆盛喜奮擊斬之進逼義興延熙柵斷長橋保郡自守喜築壘與之相持庾業於長塘湖口夾岸築城有衆七千人與延熙遥相應接沈懷明張永與晉陵軍相持久不決外監朱幼舉司徒參軍督護任農夫驍果有膽力上以四百人配之使助東討農夫自延陵出長塘庾業築城猶未合農夫驅往攻之力戰大破之庾業棄城走義興農夫收其船仗進向義興助吳喜二月己未朔喜渡水攻郡城分兵擊諸壘登高指麾若令四面俱進者義興人大懼諸壘皆潰延熙赴水死遂克義興　沈懷明張永蕭道成等軍於九里西與東軍相持東軍聞義興敗皆震恐上遣積射將軍濟陽江方興御史王道隆至晉陵視東軍形勢孔覬將孫曇瓘程扞宗等列五城互相連帶扞宗城猶未固王道隆與諸將謀曰扞宗城既未立可以藉手上副聖旨下成衆氣辛酉道隆帥所領急攻拔之斬扞宗首永等因乘勝進擊曇瓘等壬戌曇瓘等兵敗與袁標俱棄城走遂克晉陵吳喜軍至義鄉孔璪屯吳與

南亭太守王曇生詣琛計事聞臺軍已近琛大懼
墮牀曰懸賞所購唯我而已今不遽走將爲人擒
遂與曇生犇錢唐喜入吳興任農夫引兵向吳郡
顧琛棄郡犇會稽上以四郡既平乃留吳喜使統
沈懷明等諸將東擊會稽召張永等北擊彭城江
方興等南擊尋陽　丁卯吳喜至錢唐孔琛王曇
生犇浙東喜遣彊弩將軍任農夫等引兵向黃山
浦東軍據岸結寨農夫等擊破之喜自柳浦渡取
西陵擊斬庾業會稽人大懼將士多犇亡孔覬不
能制戊寅上虞令王晏起兵攻郡覬逃犇嵴山車
騎從事中郎張緩封府庫以待吳喜己卯王晏入
城殺緩執尋陽王子房於別署縱兵大掠府庫皆
空獲孔琛殺之庚辰嵴山民縛孔覬送晏晏謂之
曰此事孔琛所爲無預卿事可作首辭當相爲申
上覬曰江東處分莫不由身委罪求活便是君輩
行意耳晏乃斬之顧琛王曇生袁標等詣吳喜歸
罪喜皆宥之東軍主凡七十六人於陳斬十七人
其餘皆原宥　薛索兒攻申闡久不下使申令孫
入睢陵說闡闡出降索兒并令孫殺之　山陽王
休祐在歷陽輔國將軍劉勔進軍小峴殷琰所著
南汝陰太守裴季以合肥來降　鄧琬性鄙闇貪
吝既執大權父子賣官鬻爵使婢僕出市道販賣

酣歌博奕日夜不休大自矜遇賓客到門歷旬不得前內事悉委褚靈嗣等三人羣小橫恣競爲威福於是士民忿怨內外離心琬遣孫冲之帥龍驤將軍薛常寶陳紹宗焦度等兵一萬爲前鋒據赭圻冲之於道與晉安王子勛書曰舟檝已辦器械亦整三軍踊躍人爭效命使欲沿流桂帆直取白下願速遣陶亮衆軍兼行相接分據新亭南州則一麾定矣子勛加冲之左衛將軍以陶亮爲右衛將軍統郢荊湘梁雍五州兵合二萬人一時俱下陶亮本無幹略聞建安王休仁自上殷孝祖又至不敢進屯軍鵲洲殷孝祖負其誠節陵轢諸將臺軍有父子兄弟在南者孝祖悉欲推治由是人情乖離莫樂爲用寧朔將軍沈攸之內撫將士外諧羣帥衆並賴之孝祖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殷統軍可謂死將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善射者十人共射之欲不斃得乎三月庚寅衆軍水陸欲進攻赭圻陶亮等引兵救之孝祖於陳爲流矢所中死軍主范潛帥五百人降於亮人情震駭並謂沈攸之宜代孝祖爲統時建安王休仁屯虎檻遣寧朔將軍江方興龍驤將軍襄陽劉靈遺各將三千人赴赭圻攸之以爲孝祖既死亮等有乘勝之心明日若不更攻則示之以弱

方興名位相亞必不爲已下軍政不壹致敗之由也乃帥諸軍主詣方興曰今四方並反國家所保無復百里之地唯有殷孝祖爲朝廷所委賴鋒鏑裁交輿尸而反文武喪氣朝野危心事之濟否唯在明旦一戰戰若不捷則大事去矣詰朝之事諸人或謂吾應統之自卜懦薄幹略不如卿今輒相推爲統但當相與勠力耳方興甚悅許諾攸之既出諸軍主並尤之攸之曰吾本以濟國活家豈計此之升降且我能下彼彼必不能下我共濟艱難豈可自措同異也孫沖之謂陶亮曰孝祖梟將一戰便死天下事定矣不須復戰便當直取京都亮

不從辛卯方興帥諸軍進戰建安王休仁又遣軍王郭季之步兵校尉杜幼文屯騎校尉垣恭祖龍驤將軍濟地頓生京兆殷佛榮等三萬人往會戰自寅及午大破之追犇至姥山而還幼文驥之子也孫沖之於湖白口築二城軍主竟陵張興世攻拔之壬辰詔以沈攸之爲輔國將軍假節代殷孝祖督前鋒諸軍事陶亮聞湖白二城不守大懼急召孫沖之還鵲尾留薛常寶等守赭圻先於姥山及諸岡分立營寨亦悉散還共保濃湖時軍旅大起國用不足募民上錢穀者賜荒縣荒郡或五品至三品散官有差軍中食少建安王休仁撫循將

士均其豐儉弔死問傷身親隱恤故十萬之衆莫有離心鄧琬遣其豫州刺史劉胡帥衆三萬鐵騎二千東屯鵲尾并舊兵凡十餘萬胡宿將勇健多權略屢有戰功將士畏之司徒中兵參軍冠軍蔡那子弟在襄陽胡每戰懸之城外那進戰不顧吳喜既定三吳帥所領五千人并運資實至于赭圻

薛索兒將馬步萬餘人自睢陵渡淮進逼青冀二州刺史張永營丙申詔南徐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統北討諸軍事進據廣陵又詔蕭道成將兵救永　戊戌尋陽王子房至建康上宥之貶爵爲松滋侯　上遣寧朔將軍劉懷珍帥龍驤將軍王敬則等步騎五千助劉勔討壽陽斬廬江太守劉道蔚懷珍善明之從子也　中書舍人戴明寶啓上遣軍主竟陵黃回募兵擊斬尋陽所署馬頭太守王廣元　前奉朝請壽陽鄭黑起兵於淮上以應建康東扞殷琰西拒常珍奇乙巳以黑爲司州刺史　殷琰將劉順柳倫皇甫道烈龐天生等馬步八千人東據宛唐劉勔帥衆軍並進去順數里立營時琰所遣諸軍並受順節度而以皇甫道烈士豪柳倫臺之所遣順本卑微唯不使統督二軍勔始至塹壘未立順欲擊之道烈倫不同順不能獨進乃止勔營既立不可復攻因相持守　沈攸之

帥諸軍圍赭圻薛常寶等糧盡告劉胡求救胡以
囊盛米繫流查及船腹陽覆船順風流下以餉之
沈攸之疑其有異遣人取船及流查大得囊米丙
辰劉胡帥步卒一萬夜斫山開道以布囊運米餉
赭圻平旦至城下猶隔小塹未能入沈攸之帥諸
軍邀之殊死戰胡衆大敗捨糧棄甲緣山走斬獲
甚衆胡被瘡僅得還營常寶等惶懼夏四月辛酉
開城突圍走還胡軍攸之拔赭圻城斬其寧朔將
軍沈懷寶等納降數千人陳紹宗單舸犇鵲尾建
安王休仁自虎檻進屯赭圻劉胡等兵猶盛上欲
綏慰人情遣吏部尚書褚淵至虎檻選用將士時

以軍功除官者衆板不能供始用黃紙鄧琬以晉
安王子勛之命徵袁顗下尋陽顗悉雍州之衆馳
下琬以黃門侍郎劉道憲行荊州事侍中孔道存
行雍州事上庸太守郗世降乘虛襲襄陽不克世
隆元景之弟子也　散騎侍郎明僧暠起兵攻沈
文秀以應建康壬午以僧暠爲青州刺史平原樂
安二郡太守王玄默據琅邪清河廣川二郡太守
王玄邈據盤陽城高陽勃海二郡太守劉乘民據
臨濟城並起兵以應建康玄邈玄謨之從弟乘民
彌之之從子也沈文秀遣軍主鮮彥士攻北海拔
之殺劉彌之乘民從弟伯宗合帥鄉黨復取北海

因引兵向青州所治東陽城文秀拒之伯宗戰死僧暠玄默玄邈乘民合兵攻東陽城每戰輒爲文秀所破離而復合如此者十餘卒不能克　杜叔寶謂臺軍住歷陽不能遽進及劉勔等至上下震恐劉順等始行唯齎一月糧既與勔久相持糧盡叔寶發車千五百乘載米餉順自將五千精兵送之呂安國聞之言於劉勔曰劉順精甲八千而我衆不能居半相持既久彊弱勢殊更復推遷則無以自立所賴者彼糧行竭我食有餘耳若使叔寶米至非唯難可復圖我亦不能持久今唯有間道襲其米車出彼不意若能制之將不戰走矣勔以爲然以疲弱守營簡精兵千人配安國及龍驤將軍黃回使從間道出順後於橫塘抄之安國始行齎二日熟食食盡叔寶不至將士欲還安國曰卿等旦已一食今晚米車不容不至若其不至夜去不晚叔寶果至以米車爲函箱陳叔寶於外爲遊軍幢主楊仲懷將五百人居前安國回等擊斬之及其士卒皆盡叔寶至回欲乘勝擊之安國曰彼將自走不假復擊退三十里止宿夜遣騎參候叔寶果棄米車走安國復夜往燒米車驅牛二千餘頭而還五月丁亥朔夜劉順衆潰順走淮西就常珍奇於是劉勔鼓行進向壽陽叔寶歛居民及散

卒嬰城自守，勔與諸軍分營城外山陽王休祐與殷琰書爲陳利害上又遣御史王道隆齎詔宥琰罪勔與琰書并以琰兄瑗子邈書與之琰與叔寶等皆有降意而衆心不壹復嬰城固守弋陽西山蠻田益之起兵應建康詔以益之爲輔國將軍督弋陽四山事壬辰以輔國將軍沈攸之爲雍州刺史丁未以尚書左僕射王景文爲中軍將軍庚戌以寧朔將軍劉秉民爲冀州刺史　張永蕭道成等與薛索兒戰大破之索兒退保石梁食盡而潰走向樂平爲申令孫子孝叔所斬薛安都子道智走向合肥詣裴季降傳靈越走至淮西武衛將軍沛郡王廣之生獲之送詣勔勔詰其叛逆靈越曰九州唱義豈獨在我薛公不能專任智勇委付子姪此其所以敗也人生歸於一死實無面求活勔送詣建康上欲赦之靈越辭終不改乃殺之　鄧琬以劉胡與沈攸之等相持久不決乃加袁顗督征討諸軍事六月甲戌顗帥樓船千艘戰士二萬來入鵲尾顗本無將略性又怯橈在軍中未嘗戎服語不及戰陳唯賦詩談義而已不復撫接諸將劉胡每論事酬對甚簡由此大失人情胡常切齒恚恨胡以南運米未至軍士匱乏就顗借襄陽之資顗不許曰都下兩宅未成方應經理又信往來

之言云建康米貴斗至數百以爲將不攻自潰擁甲以待之　田益之帥蠻衆萬餘人圍義陽鄧琬使司州刺史龐孟虬帥精兵五千救之益之不戰潰去　安成太守劉龔始安內史王識之建安內史趙道生並舉郡來降龔道憐之孫也蕭道成惟子贇爲南康贛令鄧琬遣使收繫之門客蘭陵桓康擔贇妻裴氏及其子長懋子良逃於山中與贇族人蕭欣祖等結客得百餘人攻郡破獄出贇南康相沈肅之帥將吏追贇贇與戰擒之贇自號寧朔將軍據郡起兵與劉龔等相應琬以中護軍殷孚爲豫章太守督上流五郡以防龔等　衡陽內以挫之彼烏合而來既無統壹莫相歸服久必攜貳一則疑吾與琬許而覆之二則三國自相猜忌待其人情離貳然後擊之破之必矣三國疑懼城鹿閉門自守遣使獨以牛酒犒宇文氏三國疑宇文氏與鹿有謀各引兵歸宇文大人悉獨官曰三國雖歸吾當獨取之宇文氏士卒數十萬連營四十里鹿使召其子翰於徒河翰遣使白鹿曰悉獨官舉國爲寇彼衆我寡易以計破難以力勝今城中之衆足以禦寇翰請爲奇兵於外伺其間而擊之內外俱奮使彼震駭不知所備破之必矣今并兵爲一彼得專意攻城無復它虞非策之得者

也且示衆以怯恐士氣不戰先沮矣廆猶疑之遼
專韓壽言於廆曰悉獨官有憑陵之志將驕卒惰
軍不堅密若奇兵卒起擿其無備必破之策也廆
乃聽翰留徒河悉獨官聞之曰翰素名驍果今不
入城或能爲患當先取之城不足憂乃分遣數千
騎襲翰翰知之詐爲段氏使者逆於道曰慕容翰
久爲吾患聞當擊之吾已嚴兵相待宜速進也使
者既去翰即出城設伏以待之宇文氏之騎見使
者大喜馳行不復設備進入伏中翰奮擊盡獲之
乘勝徑進遣間使語廆廆出兵大戰廆使其子皝與
長大裴嶷將精銳爲前鋒自將大兵繼之悉獨官

戊戌夕興世宿景洪浦靈秀亦留興世潛遣其將
黃道標帥七十舸徑趣錢溪立營寨已亥興世引
兵進據之靈秀不能禁庚子劉胡自將水步二十
六軍來攻錢溪將士欲迎擊之興世禁之曰賊來
尚遠氣盛而矢驟驟既易盡盛亦易衰不如待之
令將士治城如故俄而胡來轉近船入洄洑興世
命壽寂之任農夫帥壯士數百擊之衆軍相繼並
進胡敗走斬首數百胡收兵而下時興世城寨未
固建安王休仁慮袁顗并力更攻錢溪欲分其勢
辛丑命沈攸之吳喜等以皮艦進攻濃湖斬獲千
數是日劉胡帥步卒二萬鐵馬一千欲更攻興世

未至錢溪數十里袁顗以濃湖之急遽追之錢溪城由此得立胡遣人傳唱錢溪已平衆並懼沈攸之曰不然若錢溪實敗萬人中應有一人逃亡得還者必是彼戰失利唱空聲以惑衆耳勒軍中不得妄動錢溪捷報尋至攸之以錢溪所送胡軍耳皐示濃湖袁顗駭懼攸之日暮引歸　龍驤將軍劉道符攻山陽程天祚請降　龐孟虬進至弋陽劉勔遣呂安國等迎擊於蓼潭大破之孟虬走向義陽王玄謨之子曇善起兵據義陽以應建康孟虬走死蠻中　劉胡遣輔國將軍薛道標襲合肥殺汝陰太守裴季劉勔遣輔國將軍垣閎擊之閎

閎之弟道標安都之子也　淮西人鄭叔舉起兵擊常珍奇以應鄭黑辛亥以叔舉爲北豫州刺史

八月皇甫道烈等聞龐孟虬敗並開門出降

張興世既據錢溪濃湖軍乏食鄧琬大送資糧畏興世不敢進劉胡帥輕舸四百由鵲頭內路欲攻錢溪既而謂長史王念叔曰吾少習步戰未閑水鬬若步戰恒在數萬人中水戰在一舸之上舸舸各進不復相關正在三十人中此非萬全之計吾不爲也乃託瘧疾住鵲頭不進遣龍驤將軍陳慶將三百舸向錢溪戒慶不須戰張興世吾之所悉自當走耳陳慶至錢溪軍於梅根胡遣別將王起

將百舸攻興世興世擊起大破之胡帥其餘舸馳還謂顗曰興世營寨已立不可猝攻昨日小戰未足爲損陳慶已與南陵大雷諸軍共遏其上大軍在此鵲頭諸將又斷其下流已墮圍中不足復慮顗怒胡不戰謂曰糧運艇塞當如此何胡曰彼尚得泝流越我而上此運何以不得沿流越彼而下邪乃遣安北府司馬沈仲玉將千人步趣南陵逆糧仲玉至南陵載米三十萬斛錢布數十舫豎榜爲城規欲突過行至貴口不敢進遣聞信報胡令遣重軍援接張興世遣壽寂之任農夫等將三千人至貴口擊之仲玉走還顗營悉虜其資實胡衆駭懼胡將張喜來降鎮東中兵參軍劉亮進兵逼胡營胡不能制袁顗懼曰賊入人肝脾裏何由得活胡陰謀遁去己卯誑顗云欲更帥步騎一萬上取錢溪兼下大雷餘運令顗悉選馬配之共日胡委顗去徑趣梅根先令薛常寶辦船悉發南陵諸置燒大雷諸城而走至夜顗方知之大怒馬曰今年爲小子所誤呼取常所乘善馬飛鸞謂共衆曰我當自出追之因亦走庚辰建安王休仁勒兵入顗營納降卒十萬遣沈攸之等追顗顗走至鵲頭與戍主薛伯珍并所領數千人偕去欲向琅陽夜止山間殺馬以勞將士顧謂伯珍曰我非不能死

且欲一至尋陽謝罪主上然後自刎耳因慷慨叱
左右索節無復應者及旦伯珍請屏人言事遂斬
頭首詣錢溪馬軍主襄陽俞湛之因斬伯珍
并送首以爲巳功劉胡帥二萬人向尋陽詐晉安
王子勛云袁顗巳降軍皆散唯巳帥所領獨返宜
速處分爲一戰之資當停據湓城誓死不貳乃於
江外夜趣沔口鄧琬聞胡去憂惶無計呼中書舍
人褚靈嗣等謀之並不知所出張悅詐稱琬
計事令左右伏甲帳後戒之若聞索酒便出琬既
至悅引卿首唱此謀今事已急計將安出琬曰正
當斬安王子勛以謝罪琬曰今日乎可責

殿下湓城[illegible]酒子洞提[illegible]出斬[illegible]白舍人
潘欣之聞琬死勒兵而至悅使人語之曰鄧琬謀
反今已梟戮欣之乃還取琬子並殺之悅因單舸
齎琬首馳下詣建安王休仁降尋陽亂蔡那之子
道淵在尋陽被繫作部脫鎖入城執子勛因之沈
攸之等諸軍至尋陽斬晉安王子勛傳首建康時
年十一初鄧琬遣臨川內史張淹自鄱陽嶠道入
三吳軍于上饒聞劉胡敗軍副鄱陽太守賈曇斬
淹以降淹暢之子也廢帝之世衣冠懼禍咸欲遠
出至是流離外難百不一存衆乃服蔡興宗之先
見九月壬辰以山陽三休祐爲荊州刺史癸巳解

嚴大戴庾子司徒休仁至尋陽遣吳喜張興世向
荊州沈懷明向郢州劉亮及寧朔將軍南陽張敬
兒向雍州孫超之向湘州沈思仁任農夫向豫章
平定餘寇劉胡逃至石城捕得斬之郢州事張
沈變形爲沙門潛走追獲殺之荊州行事劉道憲
聞濃湖平散兵遣使歸罪荊州治中宗景平勒兵
入城殺道憲執臨海王子頊以降孔道存知尋陽
已平遣使請降尋聞柳世隆劉亮當至衆悉逃潰
道存及三子皆自殺上以何慧文才兼將要使吳
喜宣旨赦之慧文曰既階逆節手害忠義何面見
天下之士遂自殺安陵王子綏臨海王子頊邵陵
王子元並賜死劉順及餘黨在荊州者皆伏誅詔
追贈諸死節之臣及封賞有功者各有差上既
誅晉安王子勛等待世祖諸子猶如平日司徒休
仁還自尋陽言於上曰松滋侯兄弟尚在將來非
社稷計宜早爲之所冬十月乙卯松滋侯子房永
嘉王子仁始安王子真淮南王子孟南平王子產
廬陵王子輿子趨子期東平王子嗣子悅並賜死
及鎮北諮議參軍路休之司徒從事中郎路茂之
兗州刺史劉祗中書舍人嚴龍皆坐誅世祖二十
八子於此盡矣　劉勔圍壽陽垣閎攻合肥俱未
下勔患之召諸將會議馬隊主王廣之曰得將軍

所乘馬判能平合肥幢主皇甫肅怒曰廣之敢奪節下馬可斬勔笑曰觀其意必能立功即推鞏下馬與之廣之往攻合肥三日克之薛道標突圍犇淮西歸常珍奇勔擢廣之爲軍主廣之謂肅曰節下若從卿言何以平賊卿不賞才乃至於此肅有學術及勔卒更依廣之廣之薦於齊世祖爲東海太守　徐州刺史薛安都等遣使乞降事見明帝北伐冬十二月劉勔圍壽陽自首春至于末冬內攻外禦戰無不捷以寬厚得將士心尋陽既平上使中書爲詔諭殷琰蔡興宗曰天下既定是琰思過之日陛下宜賜手詔數行以相慰引今直中書爲詔

彼必疑謂非眞非所以速清方難也不從琰得詔謂劉勔詐爲之不敢降杜叔寶閉絕尋陽敗問有傳者即殺之守備益固凡有降者上輒送壽陽城下使與城中人語由是衆情離沮琰欲請降於魏主簿譙郡夏侯詳說琰曰今日之舉本效忠節若社稷有奉便當歸身朝廷何可北面左衽乎且今魏軍近在淮次官軍未測吾之去就若遣使歸款必厚相慰納豈止免罪而已琰乃使詳出見劉勔詳說勔曰今城中士民知困而猶固守者畏將軍之誅皆欲自歸於魏願將軍緩而赦之則莫不相帥而至矣勔許諾使詳至城下呼城中人諭以勔

意丙寅琰帥將佐面縛出降勔悉加慰撫不戮一人入城約勒將士士民貲財秋豪無所失壽陽人大悅魏兵至師水將救壽陽聞琰已降乃掠義陽數千人而去久之琰復仕至少府而卒

宋明帝北伐

宋明帝泰始二年晉安王子勛之敗於尋陽也徐州刺史薛安都益州刺史蕭惠開梁州刺史柳元怙兗州刺史畢衆敬豫章太守殷孚汝南太守常珍奇並遣使乞降上以南方已平欲示威淮北冬十月乙亥命鎮軍將軍張永中領軍沈攸之將甲士十五萬迎薛安都蔡興宗曰安都歸順此誠非虛正須單使尺書今以重兵迎之埶必疑懼或能招引北虜為患方深若以叛臣罪重不可不誅則鄉之所有亦已多矣況安都外據大鎮密邇邊陲地險兵強攻圍難克考之國計尤宜馴養如其外叛將為朝廷旰食之憂上不從謂征北司馬行南徐州事蕭道成曰吾今固此北討卿意以為何如對曰安都狡猾有餘今以兵逼之恐非國之利上曰諸軍猛銳何往不克卿勿多言安都聞大兵北上懼遣使乞降於魏常珍奇亦以懸瓠降魏皆請兵自救　薛安都以其子為質於魏魏遣鎮東大將軍代人尉元鎮東將軍魏郡孔伯恭等帥騎一萬

出東道救彭城鎮西大將軍西河公石都督荊豫南雍州諸軍事張窮奇出西道救懸瓠以安都為都督徐兗等五州諸軍事鎮南大將軍徐州刺史河東公常珍奇為平南將軍豫州刺史河內公兗州刺史申纂詐降於魏尉元受之而陰為之備魏師至無鹽纂閉門拒守薛安都之召魏兵也畢衆敬不與之同遣使來請降上以衆敬為兗州刺史衆敬子元賓在建康先坐他罪誅衆敬聞之怒拔刀斫柱曰吾皓首唯一子不能全安用獨生十一月壬子魏師至瑕丘衆敬請降于魏尉元遣部將先據其城衆敬悔恨數日不食元長驅而進十二月己未軍于柅西河公石至上蔡常珍奇率文武出迎石欲頓軍汝北未即入城中書博士鄭羲曰今珍奇雖來意未可量不如且入其城奪其管鑰據有府庫制其腹心策之全者也石遂策馬入城因置酒嬉戲羲曰視珍奇之色甚不平不可不為之備乃嚴兵設備其夕珍奇使人燒府屋欲為變以石有備而止羲豁之曾孫也淮西七郡民多不願屬魏連營南犇魏遣建安正陸馥宣慰新附民有陷軍為奴婢者馥悉免之新民乃悅是歲張永沈攸之進兵逼彭城軍于下磕分遣羽林監王穆之將卒五千守輜重於武原魏尉元至彭城薛

安都出迎元遣李璨與安都先入城收其管鑰別遣孔伯恭以精甲二千安撫內外然後入其夜張永攻南門不克而退元不禮於薛安都安都悔降復謀叛尉元知之不果發安都重賂元等委罪於女壻裴祖隆而殺之元使李燦與安都守彭城自將兵擊張永絕其糧道又破王穆之於武原穆之帥餘衆就永元進攻之

三年春正月張永等棄城夜遁會天大雪泗水氷合永等棄船步走士卒凍死者太半手足斷者什七八尉元邀其前薛安都乘其後大破永等於呂梁之東死者以萬數枕尸六十餘里委棄軍資器械不可勝計永定指亦陸與沈攸之僅以身免梁南秦二州刺史垣恭祖等為魏所虜上聞之召蔡興宗以敗書示之曰我愧卿甚永降號左將軍攸之免官以貞陽公領職還屯淮陰由是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

裴子野論曰昔齊桓矜於葵丘而九國叛曹公不禮張松而天下分一失毫釐其差遠矣太宗之初威令所被不滿百里卒有離心士無固色而能開誠心布款實莫不感恩服德致命効死故西摧北蕩寓內寰開既而六軍獻捷方隅束手天子欲賈其餘威帥出無名長淮以北倏忽為戎惜乎若以向之虛懷不驕不伐則三

叛奚為而起哉高祖蟣虱生介冑經啓疆埸後之子孫且蹙百里播穫堂構豈云易哉　魏尉元以彭城兵荒之後公私困竭請發冀相濟兖四州粟耳張永所棄船九百艘沿河運載以賑新民魏朝從之　沈文秀崔道固為土人所攻遣使乞降於魏且請兵自救　二月魏西河公石自懸瓠引兵攻汝陰太守張超不克退屯陳項議還長社待秋擊之鄭羲曰張超蟻聚窮命糧食已盡不降當走可翹足而待也今棄之遠去超修城浚隍積薪儲穀更來恐難圖矣石不從遂還長社　初尋陽既平帝遣沈文秀弟文炳以詔書論文秀文秀輔國將軍劉懷珍將馬步三千人與文炳偕行未至值張永等敗退懷珍還鎮山陽文秀攻青州刺史明僧暠帝使懷珍帥龍驤將軍王廣之將五百騎步卒二千人浮海救之至東海僧暠已退保東萊懷珍進據朐城衆心兇懼欲且保郁洲懷珍曰文秀欲以青州歸索虜計齊之士民安肯甘心左衽邪今揚兵直前宣布威德諸城可飛書而下奈何守此不進自為沮橈乎遂進至黔陬文秀所署高密平昌二郡太守棄城走懷珍送致文炳達朝廷意文秀猶不降百姓聞懷珍至皆喜文秀所署長廣太守劉桃根將數千人戍不其城懷珍軍於洋水

衆謂且宜堅壁伺隙懷珍曰今衆少糧竭懸軍深入正當以精兵速進掩其不備耳乃遣王廣之將百騎襲不其城拔之文秀聞諸城皆敗乃遣使請降帝復以爲青州刺史崔道固亦請降復以爲冀州刺史懷珍乃還　沈攸之之自彭城還也留長水校尉王玄載守下邳積射將軍沈韶守宿豫雎陵淮陽皆留兵戍之玄載玄謨之從將也時東平太守申纂守無鹽幽州刺史劉休賓守梁鄒并州刺史清河房崇吉守朱城輔國將軍清河張讜守團城及兗州刺史王整蘭陵太守桓忻肥城糜溝垣苗等戍皆不附於魏休賓乘民之兄子也魏遣

平東將軍長孫陵等將兵赴青州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將騎五萬爲之繼援白曜燕太祖之玄孫也白曜至無鹽欲攻之將佐皆以爲攻具未備不宜遽進左司馬范陽酈範曰今輕軍遠襲深入敵境豈宜淹緩且申纂必謂我軍來速不暇攻圍將不爲備今若出其不意可一鼓而克白曜曰司馬策是也乃引兵偽退申纂不復設備白曜夜出部分三月甲寅旦攻城食時克之纂走追擒殺之白曜欲盡以無鹽人爲軍賞酈範曰齊形勝之地宜遠爲經略今王師始入其境人心未洽連城相望咸有拒守之志苟非以德信懷之未易平也白曜

曰善皆免之白曜將攻肥城酈範曰肥城雖小攻之引日勝之不能益軍勢不勝足以挫軍威彼見無鹽之破死傷塗地不敢不懼若飛書告諭縱使不降亦當逃散白曜從之肥城果潰獲粟三十萬斛白曜謂範曰此行得卿三齊不足定也遂取垣苗糜溝二戍一旬中連拔四城威震齊土　房崇吉守升城勝兵者不過七百人慕容白曜築長圍以攻之自二月至于夏四月乃克之白曜念其不降欲盡阬城中人參軍事昌黎韓麒麟諫曰今勍敵在前而阬其民自此以東諸城人自為守不可克也師老糧盡外寇乘之此危道也白曜乃慰撫其民各使復業崇吉脫身走崔道固閉門　[illegible]

文秀遣使迎降於魏請兵援接白曜欲遣兵赴之酈範曰文秀宅家墳墓皆在江南擁兵數萬城固甲堅彊則拒戰屈則遁去我師未逼其城無朝夕之急何所畏忌而遽求援軍且觀其使者視下而色愧語煩而志怯此必挾詐以誘我不可從也不若先取歷城克盤陽下梁鄉平樂陽然後察兵徐進不患其不服也白曜曰崔道固等兵力單弱不敢出戰吾通行無礙直抵東陽彼自知必亡故望風求服夫又何疑範曰歷城兵多糧足非朝夕可拔文秀坐據東陽為諸城根本今多遣兵則無以

攻歷城少遣兵則不足以制東陽若進爲文秀所拒退爲諸城所邀腹背受敵必無全理願更審計無墮賊彀中白曜乃止文秀果不降魏尉元上表稱彭城賊之要藩不有重兵積粟則不可固守若資儲既廣雖劉或師徒悉起不敢窺淮北之地又言若賊向彭城必由清泗過宿豫歷下邳趨青州亦由下邳沂水經東安此數者皆爲賊用師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豫鎮淮陽戍東安則青冀諸鎮可不攻而克若四城不服青冀雖拔百姓狼顧猶懷僥倖之心臣愚以爲宜釋青冀之師先定東南之地斷劉或北顧之意絕愚民南望之心夏水雖盛無津途可由冬時雖通無高城可固如此則淮北自舉暫勞永逸苟貴神速久則生變若天雨既降彼或因水通運糧益衆規爲進取恐近淮之民翻然改圖書奏二州猝未可拔也　五月沈攸之自送運米至下邳魏人遣清泗間人詐攸之云薛安都欲降求軍迎接軍副吳喜請遣千人赴之攸之不許既而來者益多喜固請不已攸之乃集來者告之曰若諸人既有誠心若能與薛徐州子弟俱來者皆即假君以本鄉縣唯意所欲如其不爾無爲空勞往還自是一去不返攸之使軍主彭城陳顯達將千人助戍下邳而還薛安都子伯令

亡命梁雍之間聚黨數千人攻陷郡縣秋七月雍州刺史巴陵王休若遣南陽太守張敬兒等擊斬之 上復遣中領軍沈攸之等擊彭城攸之以爲清泗方涸糧運不繼固執以爲不可使者十返上怒彊遣之八月壬寅以攸之行南兗州刺史將兵北出使行徐州事蕭道成將千人鎮淮陰魏之入彭城也垣崇祖將部曲屯朐山據之遣使來降蕭道成以爲朐山戍主朐山濱海孤絕人情未安崇祖浮舟水側欲有急則逃入海魏東徐州刺史成閭公戍圉城崇祖部將右軍亡降魏成閭公遣步騎二萬襲朐山去城二十里崇祖方出送客城中人驚懼皆下船欲去崇祖還謂腹心曰虜非有宿謀承叛者之言而來耳易誑也今得百餘人還事必濟矣但人情一駭不可盡集卿等可亟去此二里外大呼而來云艾塘義人已得破虜須戍軍速往相助逐之舟中人果喜爭上岸崇祖引入據城遣羸弱人島持兩炬火登山鼓譟魏參騎以爲軍備甚盛乃退上以崇祖爲北琅邪蘭陵二郡太守坦榮祖亦自彭城奔朐山以奉使不效畏非不敢出往依蕭道成於淮陰 魏尉元遣孔伯恭帥步騎一萬拒沈攸之又以攸之前敗所喪士卒家隨滕行者悉還攸之以沮其氣上尋悔遣攸之等復

召使還收之至焦墟去下邳五十餘里陳顯達引兵迎收之至睢清口伯恭擊破之收之引兵退伯恭追擊之收之大敗龍驤將軍姜彥之等戰沒收之劉生入保顯達營丁酉夜衆潰收之輕騎南走委棄寶器械以萬計魯迷屯淮陰尉元以書諭徐州刺史王玄載玄載棄下邳走魏以隴西辛紹先爲下邳太守紹先不尚苛察務舉大綱教民治生御寇而已由是下邳安之孔伯恭進攻宿豫宿豫戍將魯僧遵亦棄城走魏將孔太恒等將千騎南攻淮陽淮陽太守崔武仲焚城走慕容白曜進屯瑕丘崔道固之未降也緣邊將軍房法壽爲王玄

魏司馬屢破道固軍歷城人畏之又道固降皆罷兵道固畏灋壽弱動百姓迫遣灋壽使還建康會從弟崇吉自升城來以母妻爲魏所獲謀於灋壽灋壽雅不欲南行然道固迫之時道固遣兼治中房靈平賓督清河廣川二郡事戍磐陽灋壽乃與崇吉謀襲磐陽據之降於慕容白曜以贖崇吉母妻道固遣兵攻之白曜自瑕丘遣將軍長孫觀救磐陽道固兵退白曜表冠軍將軍韓麒麟與灋壽對爲齊兵州刺史以灋壽從弟靈民思順靈悅伯憐伯玉叔玉思安幼安等八人皆爲郡守白曜自瑕丘引兵攻崔道固於歷城遣平東將軍長孫陵等攻

沈文秀於東陽道固拒守不降白曜築長圍守之陵等至東陽文秀請降陵等入其西郭繼士卒暴掠文秀憤怒閉城拒守擊陵等破之陵等退屯清西屠逕攻城不克　冬十一月乙卯分徐州置東徐州以輔國將軍張讜爲刺史十二月庚戌以幽州刺史劉休賓爲兗州刺史休賓之妻崔邪利之女也生子文曄與邪利皆沒於魏慕容白曜將其妻子至梁鄒城下示之休賓密遣主簿丑令達至歷城見白曜且視其妻子休賓欲降而兄子聞慰不可白曜使人至城下呼曰劉休賓數遣人來見僕射何故違期不至由是城中皆知之共禁制休賓不得降魏兵圍之　魏西河公石復攻汝陰汝陰有備無功而還常珍奇雖降於魏實懷貳心劉勔復以書招之會西河公石攻汝陰珍奇乘虛燒劫懸瓠驅掠上蔡安成平輿三縣民屯於灌水

四年春正月魏汝陽司馬趙懷仁帥衆寇武津豫州刺史劉勔遣龍驤將軍申元德擊破之又斬魏于鄴公關于茨於汝陽臺東獲運車千三百乘魏復以慈義陽勔使司徒參軍孫臺璀擊破之淮西民賣元六上書陳伐魏取陳蔡之策上以其書示劉勔勔上言元六稱虜主幼弱內外多難六亡有期

臣以爲虜自去冬蹈藉王土盤據數郡百姓殘亡今春以來連城圍逼國家未能復境何暇滅虜元友所陳率多夸誕狂謀皆非事實言之甚易行之甚難臣竊尋元嘉以來傍蕃遠人多干國議負擔歸明皆勸討虜從來信納皆貽後悔境上之人唯視彊弱王師至彼必棄幟塗裁見退軍便抄截蜂起此前後所見明驗非一也上乃止　魏尉元遣使說東徐州刺史張讜讜以團城降魏魏以中書侍郎高閭與讜對爲東徐州刺史李肇與軍衆敬對爲東兖州刺史元又說兖州刺史王藉蘭陵太守[illegible]忻整忻皆降於魏魏以元爲[illegible]同三

司都督徐南北兖三州諸軍事徐州刺史東海彭城公薛安都并衆敬入朝至平城魏以上客待之羣臣皆封侯賜第宅資給甚厚　慕容白曜圍歷城經年二月庚寅拔其東郭癸巳崔道固面縛出降白曜遣道固之子景業與劉文曄同至梁鄒劉休賓亦出降白曜送道固休賓及其僚屬於平城辛丑以前北龍驤將軍常珍奇爲都督司北豫二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魏西河公石攻之珍奇單騎犇壽陽　三月魏慕容白曜進圍東陽上以崔道固兄子僧祐爲輔國將軍將兵數千從海道救歷城至其不聞陷城已沒遂降於魏　夏四月劉勔敗

魏兵於許昌　秋七月上以流文秀之爲北中
兵參軍文靜爲輔國將軍統高密等五郡軍事自
海道救東陽至不其城爲魏所斷因保城自固魏
人攻之不克辛卯分青州置東青州以文靜爲刺
史　冬十月發諸州兵北伐十二月魏人拔不其
城殺沈文都將入東陽西郭
五年沈文秀守東陽魏人圍之三年外無救援士
卒晝夜拒鬬戰甲冑生蟣蝨無離叛之志春正月乙
丑魏人拔東陽文秀解戎服正衣冠取所持節坐
齋內魏兵入至問沈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是
人執之去其束縛送墓者白曜使之去其束縛安曰

各二兩國大臣何拜之有白曜還其衣冠納之設饌給惡衣帻
送平城魏主數其罪而宥之待爲下客給
食既而重其不屈稍言嘉禮之拜外都大夫於是
青冀之地盡入於魏矣　二月己卯秘以慕容白
曜爲都督青齊東徐三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進爵濟南王白曜撫御有
方東人安之魏自天安以來比歲旱饑重以青徐
用兵山東之民疲於賦役顯祖命因民貲富爲三
等輸租之法等爲三品上三品輸平城中輸它州
下輸本州又魏舊制常賦之外有雜調十五至是
悉蠲之由是民稍贍給　夏五月魏徙青齊民於

平城置升城歷城民望於桑乾立平齊郡以居之
自餘悉爲奴婢分賜百官魏沙門統曇曜奏平齊
戶及諸民有能歲輸穀六十斛入僧曹者即爲僧
祇戶粟爲僧祇粟遇凶歲賑給饑民又請民犯重
罪及官奴以爲佛圖戶以供諸寺掃灑魏主並許
之於是僧祇戶粟及寺戶徧於州鎮八

蕭道成篡宋

宋明帝泰始三年秋八月以征北司馬行南徐州
事兼蕭道成鎮淮陰道成收養豪俊賓客始盛垣崇
祖奔荊山道成以爲戍主垣榮祖亦奔荊山往依
道成於淮陰劉僧副避魏兵入海島道成亦召而撫之

是年秋八月以蕭道成爲南兗州刺史先
是中書侍郎舍人皆以名流爲之太祖始用寒士
秋當世猶雜選士庶巢尚之戴灋興皆用事及
上即位盡用左右細人游擊將軍阮佃夫中書通
事舍人王道隆員外散騎侍郎楊運長等並參預
政事權亞人主巢戴所不及也佃夫尤恣橫人有
順迕禍福立至大納貨賂所餉減二百匹絹則不
報書園宅飲饌過於諸王妓樂服飾宮掖不如也
朝士貴賤莫不自結僕隸皆不次除官捉車人至
虎賁中郎將馬士至員外郎

六年南兖州刺史蕭道成在軍中久民間或言道成有異相當爲天子上疑之徵爲黄門侍郎越騎校尉道成懼不欲内遷而無計得留冠軍參軍廣陵荀伯玉勸道成遣數十騎入魏境安置標榜魏果遣游騎數百履行境上道成以聞上使道成復本任秋九月命道成遷鎮淮陰

七年　初上爲諸王寛和有令譽獨爲世祖所親即位之初義嘉之黨多蒙全宥隨才引用有如舊臣及晚年更猜忌忍虐好鬼神多忌諱言語文書有禍眚凶喪及疑似之言應回避者數百千品有則必加罪戮改騧字爲駵以其似禍字故也左右上意往往有刳斬者時淮泗用兵府藏空竭内外百官並斷俸禄而上奢費過度每所造器用必爲正御副御次副各三十枚嬖倖用事貨賂公行上素無子密取諸王姬有孕者内宫中生男則殺兵母使寵媚子之至是寢疾以太子幼弱深忌諸弟南徐州刺史晉平剌王休祐前鎮江陵貪虐無度上不使之鎮留之建康遣上佐行府州事休祐性剛很前後忤上非一上積不能平旦慮將來難制欲方便除之春二月甲寅休祐從上於巖山射雉左右從者並在仗後日欲闇上遣左右壽寂之等數人逼休祐令墜馬因共毆拉殺之傳呼驃騎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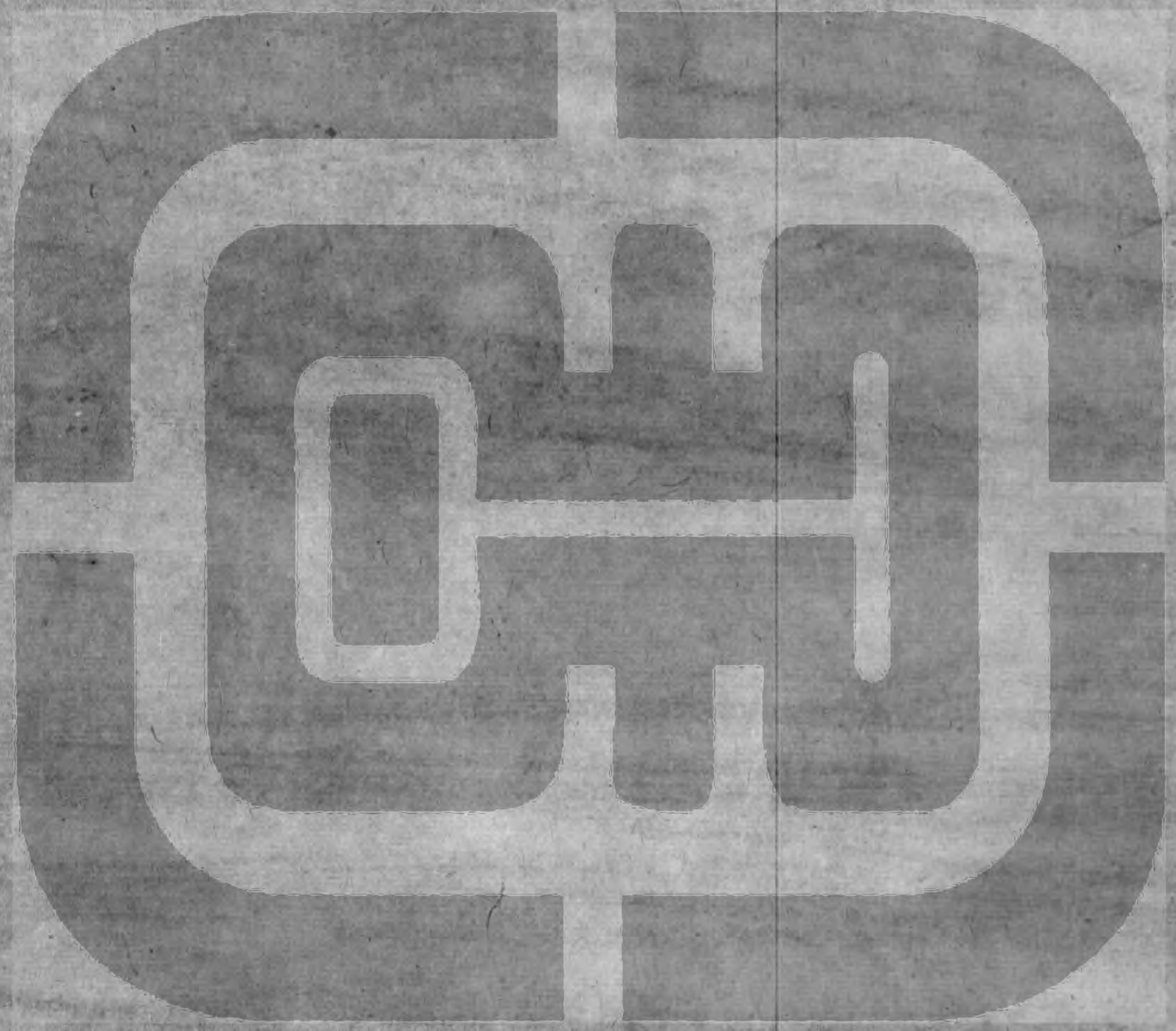
馬上陽驚遣御醫絡驛就視比其左右至休祐已絕去車輪輿還第追贈司空葬之如禮建康民間訛言荊州刺史巴陵王休若有至貴之相上以此言報之休若憂懼戊午以休若代休祐爲南徐州刺史休若腹心將佐皆謂休若還朝必不免禍中兵參軍京兆王敬先說休若曰今主上彌留政成省閣羣賢恟恟欲悉去宗支以便其私殿下聲著海內受詔入朝必往而不返荊州帶甲十餘萬地方數千里上可以保境土至一身孤與賜劒邸第使臣妾飲泣而不敢葬乎休若素[illegible]侵偽許之[illegible]敬先出使人執之上

而誅之　晉平剌王既死建安王休仁益不自安上與嬖臣楊運長等爲身後之計運長等亦慮上晏駕後休仁秉政己輩不得專權彌贊成之上疾嘗暴甚內外莫不屬意於休仁主書以下皆往東府訪休仁所親信豫自結納其或在直不得出者皆恐懼上聞愈惡之五月戊午召休仁入見既而請曰今夕停尚書下省宿明可早來其夜遣人齎藥賜死休仁罵曰上得天下誰之力邪孝武以誅鉏兄弟子孫滅絕今復爲爾宋祚其得久乎上慮有變力疾乘輿出端門休仁死乃入下詔稱休仁規結禁兵謀爲亂逆朕未忍明法申詔詰厲休仁

歎恩懼罪遽自引決可宥其二子降爲始安縣王聽其子伯融襲封上慮人情不悅乃與諸大臣及方鎮詔稱休仁與休祐深相親結語休祐云汝但作佞此法自足安身我從來頗得此力休祐之隕本欲爲民除患而休仁從此日生嬈懼吾每呼令入省便入辭楊太妃吾春中多與之射雉或陰雨不出休仁輒語左右云我已復得今一日休仁既經南討與宿衛將帥經習狎共事吾前者積日失意休仁出入殿省無不和顏厚相撫勞如其意趣莫能測事不獲已反覆思惟不得不有近日處分恐當不必即解故相報知上與休仁素厚雖殺

之間勳誠實重事計交切不得不相除痛念至不能自已因流涕不自勝初上在藩與褚淵風素相善及即位深相委仗上寢疾淵爲吳郡太守急召之既至入見上流涕曰吾近危篤故召卿欲使著黃繩耳黃繩者乳母服也上與淵謀誅建安王休仁淵以爲不可上怒曰卿癡人不足與計事淵懼而從命復以淵爲吏部尚書庚午以尚書右僕射袁粲爲尚書令褚淵爲左僕射　丙戌追廢晉平王休祐爲庶人　巴陵王休若至京口聞建安王死益懼上以休若和厚能諧緝物情恐

景和元年時輯鄰少便款狎人曰我與建安王

將來傾奪幼主欲遣使殺之慮不奉詔欲徵入朝又恐猜駭六月丁酉以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爲南徐州刺史以休若爲江州刺史手書勸召休若使赴七月七日宴　秋七月巴陵哀王休若至

建康乙丑賜死於第贈侍中司空復以桂陽王休範爲江州刺史時上諸弟俱盡唯休範以人才凡劣不爲上所忌故得全　沈約論曰聖人立法垂制所以必稱先王蓋由遺訓餘風足以貽之來世也太祖經國之義雖弘隆家之道不足彭城至照不窺古徒見昆弟之義未識君臣之禮冀以家情行之國道主猜而猶犯恩薄而未悟致以阿訓之